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胡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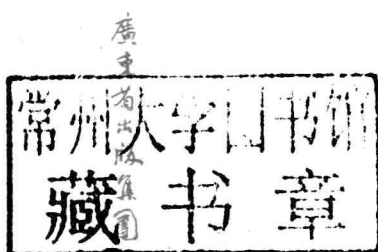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胡适著 朱正编注

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胡适集 / 胡适著 ; 朱正编注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3.4

(大家小集)

ISBN 978-7-5360-6676-2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②朱… III. ①胡适 (1891~1962) 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632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丛书策划: 肖建国 秦 颖

责任编辑: 孙 虹 黎 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氏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苏家杰 林露茜

---

书 名 胡适集

HU SHI J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18.625 1插页

字 数 402,000字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8.00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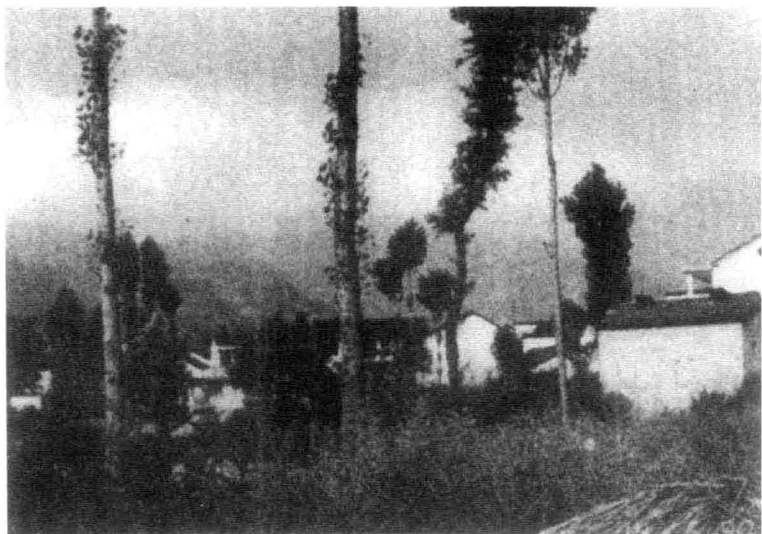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1960年9月胡适摄于台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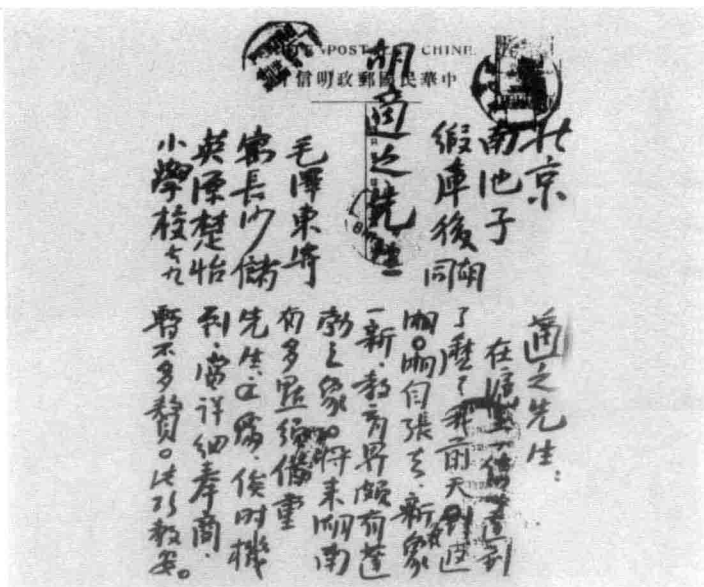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。



胡适夫妇合影。



1920年3月14日胡适（右二）  
李大钊（右一）、蔡元培（右三）  
人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。



1920年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。



北京大学沙滩校园全景，胡适在这里工作、生活了十八年。



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，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常在此处上课或演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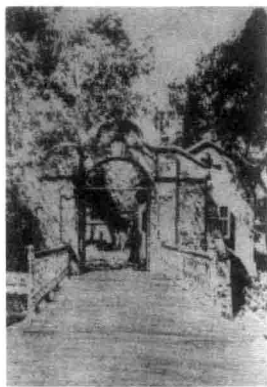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12月，胡适在东亚同文书院演讲时与日本翻译铃木榊郎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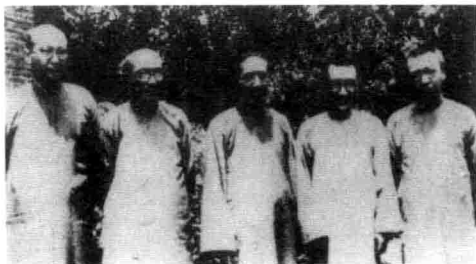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1933年摄于北平，此时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。



1930年1月《人权论集》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。



中国公学校门，1928年4月—1930年5月胡适曾任中国公学校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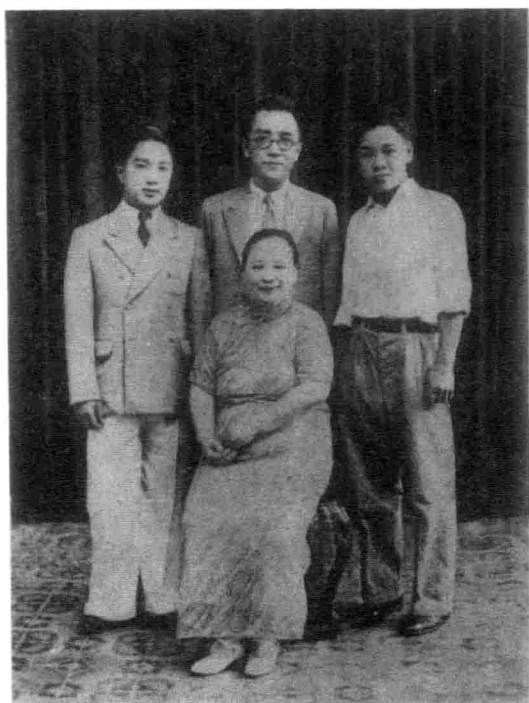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公学校长胡适（右二）与学校董事会成员丁毅音（右一）、蔡元培（右三）、马君武（左二）、高一涵（左一）合影。



1948年6月15日，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北大孖民纪念堂的合影。前排：徐悲鸿(右五)、季羨林(左一)、朱光潜(左三)，二排：冯友兰(右三)、郑天挺(右四)，四排：邓广铭(左四)。

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  
疑。待人要在有疑處  
不疑。

胡適



Hu Tsu-Wang

Hu Shih  
Mrs. Hu Shih

Hu Ssu-shu  
(Named after Su-wei  
-Dewey)

To Dr. John Dewey  
With greetings of the Hu family.

胡适给人写的一幅题词。

胡适将这帧“全家福”题赠给他的老师杜威博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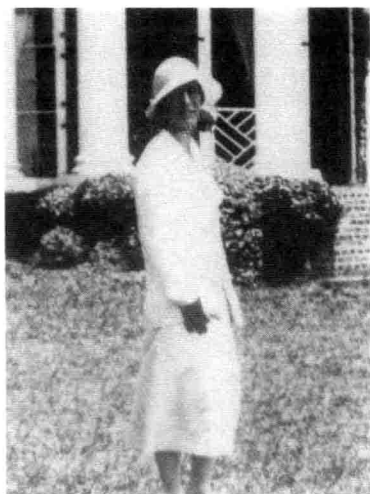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青年时代的江冬秀。



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。



胡适的美国女友韦莲司。

不是怕风吹雨打，  
不是美媚丑者重，  
只喜欢那折花的人，  
高典和伊亲近。  
花辨纷纷落了，  
落伊亲手收存，  
寄伊心上的人，  
当一封没有字的书信。  
丙午年作 戴花种 通之

胡适写此诗时正与曹诚英热恋。



青年时代的曹诚英。



胡适任驻美大使时，与他的老师杜威在一起。

偶有幾莖白髮，心情微近中年。  
做了過河卒子，只能拚命向前。  
壬午十二月自題小照



1938年胡适初任驻美大使时所摄及自题诗句。



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，在场的有罗斯福夫人(胡适右一)、著名作家赛珍珠(胡适右二)、李承晚(后排右四)等。



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解释中美友好万人签名簿。

寧鳴而死，  
不默而生。  
胡適

容忍比自由還更  
重要。  
適  
新年試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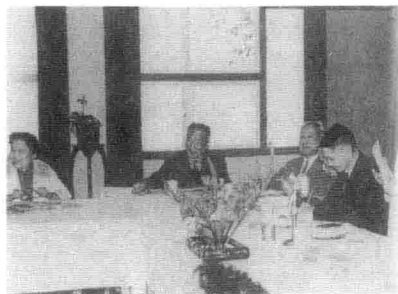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晚年喜欢的两句政治格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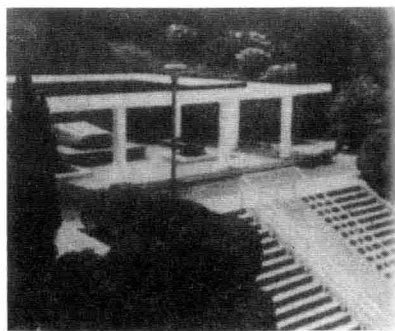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这两句王荆公的诗为胡适所喜读，此时他的神态颇显示出这样的自信。



1959年11月，胡适参加《自由中国》社十周年纪念会时与雷震合影，当天胡适即做了《自由与容忍》的演讲。



1962年2月24日，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，这是他最后的留影。



台北市南港的胡适墓园。

大家小集

胡适集



1960年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院。

## 编者的话

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学术、教育等诸多领域中，胡适都是名列前茅的大家。《大家小集》给他编一本集子是完全应该的。可是他又真正的著作等身，只看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部并不完全的《胡适全集》，就有四十四大卷之多！即使仅仅选录其中最最重要的作品，也将大大超过《大家小集》的容量。所以，这部书要怎样来编，还真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。再三斟酌之后，最后编成了这样的一本。为什么这样来编呢？我想，首先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真要读胡适，真要对胡适多少有一点了解（还不说作一点研究了），就得去读他的全集以及他所主编的几种期刊，至少，得去读收文较多的他的选集或者文集。只读这一本《大家小集》是远远不够的。《大家小集·胡适集》的任务，只是让读者对胡适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，来引起读者读胡适的兴趣。

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本书首先是向读者介绍胡适其人，这就是选录他的自述性质的文字：《四十自述》、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、《南游杂忆》这些，而不去选录那些文学、史学、哲学方面的重要论著。像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文献，几乎所有胡适选集都要选录的文章，本书就没有选入。

入选的《四十自述》，是他的一部没有写完的著作。他原来的计划是“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个阶段，留学以前为一段，留学的七年（1910—1917）为一段，归国以后（1917—1931）为一段”。他只写成第一段的六章就没有写下去了。仅仅这六章，也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佳作。从这里，读者可以看到胡适青少年时代的生活，以及安徽、上海等地的社会环境。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中的《逼上梁山》一篇，是他根据留学时期的日记写成的，写的是“文学革命运动的原起”，他自己也宣称这是《四十自述》的一章。

《南游杂忆》细细写出了一次旅行的经过，也是自传的性质。它不但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，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。当时中国号称是一个统一国家，其实是地方割据势力在那里自行其是。像广东的陈济棠，他就对胡适说：“读经是我主张的，祀孔是我主张的，拜关、岳也是我主张的。”而广西的白崇禧说的是：“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，我们要礼孔，还得造个新孔庙！”在这篇《杂忆》里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等许多方面的具体情况，是极有价值的史料。

胡适的《治学方法》是他1952年在台湾大学的三场讲演。他拿自己治学的经验来谈治学的方法，谈到了他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对《醒世姻缘传》的研究，对《水经注》的研究，谈到他想写禅宗史，因为材料不够写不下去了，到巴黎和伦敦寻找和发现神会材料的经过，等等，是可以把它看作他的一篇学术自传的。他说，他“为什么花多年的工夫来考证《红楼梦》《醒世姻缘》呢？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，就是：我在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

法。我所有的小说考证，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，用偷关漏税的方法，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。譬如讲《红楼梦》，至少我对于研究《红楼梦》问题，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，自己批评的严格，方法的自觉，同我考据研究《水经注》是一样的”。说到他对《水经注》的研究，他在这上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写了那么多的文章（在四十四卷《全集》里就占了四卷！）。在这篇讲演里，他对这一项工作的原委作了简要的说明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发了疯，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《水经注》这个问题呢？我得声明，我不是研究《水经注》本身。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《水经注》的案子。”简单些说，就是重审一百多年来许多学者断言戴震的《水经注》的工作是偷了全祖望和赵一清两个人的《水经注》一案。他终于查明：这是“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”。本书没有选录关于《水经注》疑案的考证文字，看了这篇讲演的相关部分，也就可见一斑了。

胡适说过：“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。”他在各个时期都写了不少的时评和政论。他早期最重要的政治论文是1919年的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！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篇文章就是“我的政论的导言”。本书把这一篇作为他的一篇代表作收入了。胡适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，后来他在《我的自述》一文中说了：“直到1919年6月中，独秀被捕，我接办《每周评论》，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。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，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。然而国内的‘新’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，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。我看不过了，忍不住了，——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。——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。我在《每周评论》第31号里提出，叫做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

谈些主义》。当时（民国八年）承‘五四’‘六三’之后，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。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，故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的警告。”这篇文章去今已经九十多年了，这个警告依然值得重视。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所批评的那种“‘目的热’而‘方法盲’，迷信抽象名词，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的态度，是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的。

胡适在1930年出版的《人权论集》一书也收入本书中了。这本书辑印了胡适、梁实秋、罗隆基三人发表在《新月》月刊上的关于拥护人权的几篇文章，其中除了胡适写的六篇之外，还有梁实秋一篇、罗隆基三篇。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性，他们的这几篇也就不抽出去了。再说，这些文章内容也是互相补充的，更不应该抽去。书中，胡适在《〈人权与约法〉的讨论》一文中，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“先知”孙中山，批评了他在《建国大纲》中关于“训政时期”、“宪政时期”的这种提法。文章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，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“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，遂被拘禁了多少天”的事。总之，这本书是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，要求改善人权状况的。它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孙中山和最高领导人蒋介石，对他们的理论、政策以及现实的治绩，都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。执政的国民党仇视这些文章，竭力封杀，没收焚毁，甚至还出书反驳，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。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之前，还在《新月》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，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。胡适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：“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《新月》第二卷第六、七期，载有胡适作之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及罗隆基



作之《告压迫言论自由者》二文，诋毁本党，肆行反动，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，若有发现，即行设法没收焚毁。”这些文章结集为《人权论集》出版的时候，胡适在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《书影》里的一个典故：“昔有鸚武飞集陀山。山中大火，鸚武遥见，入水濡羽，飞而洒之。天神言：‘尔虽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？’对曰：‘尝侨居是山，不忍见耳。’”这个典故很好地说明了这书作者的心情。面对着国民党政权这个强大的存在，眼看着他们肆意践踏人权，无法无天，一个知识分子想要改变这局面，想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，深深感到自己的无力。自己能够做的，不过是写一点这样的文章，出一点这样的书罢了。至于这能不能使现状有一点改变，是不是能够推动一下民主化、法治化的进程，也不敢存多大的希望。只如鸚鹉救山火一样，尽一点自己的心而已。序言说：“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，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，实在不忍袖手旁观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，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，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公民的道义的担当。这些年来人权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。我国政府发布人权问题的白皮书就有好几次了，足见我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。现在看看八十多年前人们有关的议论和思考，大约是不无意义的事情吧。

我们这个选本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胡适全集》为工作底本。选文范围限于这部《全集》所有的文章。只是我们作了一点校勘，对工作底本错漏之处作了改正。例如《〈朱子语类〉的历史》一篇中，有一段引《宋史》四二一包恢本传的文字，安徽教育版《胡适全集》是这样的：“庆